



【口述城事】

水楼子

□刘传莹

“水楼子”就是水塔，这是济南当地百姓说的一个俗语。我小时候是在经七纬二路一带生活的。母亲带我到街上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从水楼子经过，那是一座高大的水楼子，建于上世纪30年代，高约35米，矗立在经七纬四路口东南，雄踞一方，成为当时济南的一处标志性建筑。水楼子最高层是一个大储水室，遇到特殊情况停电或停水的时候，水楼子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为人们的生活解除燃眉之急。

当时的市区早就有自来水供应了，不过我们胡同里五十多户人家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大家都抢着在这里洗洗刷刷。每接收到停水通知，家家会排队用铁皮桶抢着接水回家，蓄在大水缸里。回忆起那个场面真是：水声，桶声，争吵声，声声入耳。

我读小学的时候，母亲经常让我和二哥为家里提水。一根木棍一只桶，俩人各提一头。哥俩经常为装满水的铁桶是否在木棍中间争得面红耳赤。费了好大劲，提了几桶水，虽然水提到家的时候已晃荡了大半，但母亲还是高兴地表扬我俩。那时我做梦都在想，什么时候家里能装上自己的水龙头呢？我和二哥就不会这样辛苦地提水了！那时候自来水水质不太稳定，特别是下过大雨后，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是黄色浑浊的。这个时候妈妈只好把水先蓄在缸里，让它先沉淀一段时间，等水里的泥土沉淀到缸底，然后用瓢舀取缸里的清水使用。

当年我是在市中区三里庄小学上小学，学校地处纬四路斜马路南头，中间隔着经七路，正好与水楼子斜对面。记得四年级时教室临街与水楼子隔窗相望。每当课间休息，我们几个顽皮的男生经常跳窗跑到水楼子的院子里玩，虽然因为这事付出了多次被老师严重批评、甚至把家长“请”到校长室发出“最后通牒”的代价，却让我更近距离地和它“亲密接触”。它灰头土脸相貌平平，全身好像涂抹了一层灰色的水泥，由于年份久远历经风雨，塔上有些地方已经变黑，不朝阳光的地方还生了青苔。水塔后面的U形铁扶手经风吹日晒，已经锈迹斑斑，但要爬到塔顶，观看到别样的风景，必须从这里攀登。顽皮好动的我还真想试一把，有一次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在塔下跃跃欲试，却被传达室大爷严厉呵斥住了：“你们不想活了，都赶快回家！”我吓得不知所措给他做了个鬼脸，就和同学们迅速跑了。

学校经常组织去四里山春游，在那不高的山顶上可以看济南市的全貌，很容易就能找到这座别具一格的水楼子。每次爬到山顶，我和同学都会先看到市委大楼，再把目光移到和它近邻的水楼子位置，然后旁边就是我们学校的小楼，最后根据不同方向找到每人家住的大致方位。

长大后参加了工作，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上个世纪70年代末，济南再一次扩建，大纬二路拆迁、拓宽，水楼子那一带我也很少去了。当我拧开自己家水龙头，清洁甘冽的水滚滚而来时，最令人激动不已而难以忘怀的就是“水楼子”。我仿佛听到了水楼子向我发出憨厚的笑声，它笑容可掬地问我：“还用公用水龙头吗？现在的水质怎样？”

也想回去看看，那时候水楼子还在，总想着会有邂逅相遇的时刻。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配合济南旧城区的改造，这座水楼子被拆除。等水楼子真的在我眼前悄然离去了，我才感到深深的内疚，爱好摄影的我，却没有为水楼子留下一张照片，这不但让我对水楼子的消失感到惋惜，也为自己的童年回味而深感遗憾。

本版投稿邮箱：

qlwbxujing@sina.com



舜井街舜井旧影。



舜井街舜井旧影。

【流光碎影】

借问“舜井”何处有

□张世锦

历史文化名城济南，以源远流长的舜文化著称。据记载，在济南旧城南门外有多处纪念古帝虞舜的地方，诸如舜耕山、舜祠、舜井、舜坊等；南门则命名为舜田门。而以舜相称的祠、井、坊等纪念性建筑物等胜迹，最早的一批都在千佛山。

偶游舜井街，发现这里正在兴建规模巨大的超级市场。我曾经多次游览、记述和照相的名泉舜井，却遍寻不见踪影。好歹找到一位干活的工人师傅打听，经指点，得知那舜井隐藏在在了高大的施工广告后面的建筑群里。因为无法探究，舜井以及井畔的舜园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驻足而立，不禁想起千百年来舜井的兴衰命运。

历史文化名城济南，以源远流长的舜文化著称。据记载，在济南旧城南门外有多处纪念古帝虞舜的地

方，诸如舜耕山、舜祠、舜井、舜坊等；南门则命名为舜田门。舜是有虞氏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据《墨子》、《史记》等古籍记载：“舜耕于历山。”这历山，山在何处？自古来说法不一。有人考证，历山就在济南。济南古称历下、历城，都和历山的名称有关。

在济南，以舜相称的祠、井、坊等纪念性建筑物等胜迹，最早的一批都在千佛山。一千四百年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有：“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下有大穴，谓之舜井。”又据元代于钦《齐乘》所载：“舜庙，在庙山，舜井在此，城外古舜坊，即庙山故道。”可见，舜祠也称舜庙。因此，千佛山还有个庙山的名字。当时的舜坊很有名气，号称“济南府城第二坊”。那么，和舜祠、舜坊并存的舜井，应该说是济南最早的一处舜井。

济南的第二处舜井，见唐代封演《封氏见闻记》：“齐州城东有孤石，平地耸出，俗谓之历山，以北有泉号舜井，东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绝，云是舜东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者，于此题诗曰：‘齐州城东舜子郡，邑人虽移井不改。时间汹汹动绿波，犹谓重华井中在。’”

千佛山的舜井湮没，济南出现的第三处舜井，又称舜泉，在旧城南门外附近原舜庙内。到了宋代，这处舜井已经成为济南一大名胜。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写作的咏舜井诗，都是指的这处胜迹。相传，苏轼手书他的老师欧阳修一百三十三字长诗《题留齐州舜泉》，“刻石于舜祠”，成为济南的一大文化景观。清代宣统《山东通志》记述了这处舜祠、舜井的存亡情况。苏辙《舜泉诗序》云：“城南舜祠有二泉……”其说与郦亭合，以苏辙“城南”之说证之，古舜泉当在今城南门外；“舜泉，在北宋之时其源已旋竭旋流，亦见于苏辙诗序，及金、元衰乱，祠宇已为灰烬，泉废不治，渐填瓦砾。”这座舜祠在明、清两代，一直是当地的著名庙宇。据考证，古时候，这处舜井虽然在金代《名泉碑》上列于第二十

八位，论起它涌水量之大，能在七十二泉中名列前茅。古人写下不少赞美这处舜井的诗文，如唐代魏炎《咏舜井》：“齐州城东舜子郡，邑人虽移井不改。时而汹涌动绿波，犹谓重华井中在”。宋、金名家的诗文都写到，舜泉对于济南城的重要性。苏辙《舜泉复发》咏有：“奕奕清流旧绕城，早来泉眼亦尘生。连宵暑雨源初接。发地春雷夜有声。复理沟渠通屈曲，重开池沼放澄清。通衢细洒浮埃净，车马归来似晚晴”；元好问《济南行记》：“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于舜泉”。

济南的第四处舜井，在舜井街以南旧城南门内的舜庙内。清朝康熙、乾隆、道光、宣统各代的地方志都有记述：“舜泉即舜庙井”；“在南门内”。当时，来此游览的人很多。晚清小说家刘鹗《老残游记》就记有：“次日六点钟起，先到南门内看了舜井，又出南门，到历山脚下，看看相传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前清孙点在他的《历下志游》中，还特别赞扬了舜井的泉水“澄涌甘冽”。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舜井进行了修整，曾砌成方形的泉池。可惜在十年动乱期间被填平，泉、庙俱废。

纪念古帝虞舜的各处舜井，目前为人们所熟知的一处是在泉城路舜井街，位于舜园门外。这处舜井的出名，是由于它地处交通要冲，传闻较广，以及附近居民的饮食生活都离不开这口水井。往日的舜井，前面立着“龙虎护法”石碑，供有“圣井龙泉通海渊脉之神”木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化东《济南名胜古迹辑要》记有这处名泉：“舜泉在南门内舜井街，一名舜井，内有方井一，相传以神木制一蛟。”更带有神话色彩的是，民间传说，井里锁着一条蛟龙。那舜泉的井口直径半米，井口下边一米处，大石板压着几扣手腕粗的铁链，附着着那制伏蛟龙锁在深井的神话。后来，泉畔的变化很大，曾经办过医院，设过学校，如今又兴建了商店。泉水本身也曾有涸有溢，一度填成平地，后又修成井形，恢复了名泉的本来面目。

【民间记忆】

□胡安仁

“金家馆”焖饼

“金家馆”是昔日济南的一家老字号清真饭店，坐落在趵突泉前街的趵突泉南门外，因经营的焖饼极有特色而闻名遐迩。

金家馆焖饼分羊肉和鸡蛋素焖饼两种，主要配料为油饼（烙熟的死面油饼切成丝）、绿豆芽、鸡蛋丝（鸡蛋摊成鸡蛋饼切制而成）或羊肉丝，其最大特点是口感好，筋道，味道纯正，并且经济实惠，一般食客吃一盘焖饼即可果腹，所以昔日金家馆总是顾客盈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该店经营的鼎盛时期，到此光顾的除济南回头客之外，还有不少是慕名而来的外地人。该店除经营焖饼外，其糖酥鲤鱼和红

烧鲤鱼也很叫座。一次，祖父的一位天津回族老友来济造访，特意让祖父带他到金家馆去品尝焖饼，金家馆在外埠的名声之高，可见一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离金家馆不远的一家单位工作，我便有机会经常随父亲光顾该店，对其焖饼也便有了极好的印象。1960年，我走进了离此很近的一所回民小学工作，金家馆的焖饼更成了我青睐的美食。一发工资，必然要去金家馆撮一顿。改革开放之后，百姓荷包里的钱多了，到金家馆吃焖饼的顾客更是与日俱增。这时的金家馆也不断增添诸如蒜爆羊肉之类的诸多清真特色炒菜，因此，其生意更是日

益红火。

令人遗憾的是，1991年为建泺源大街，趵突泉前街从此消失了，金家馆也便随之而不复存在。失去了金家馆，济南也便失去了一家颇有影响的老字号特色饭店，这实在是济南餐饮业的一大损失。如今，卖焖饼的饭店和个体摊点虽然不少，但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味道，都难与昔日金家馆的焖饼相媲美。近几年，为了振兴和挖掘济南的传统名吃和风味小吃，济南的餐饮业正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扶植一些有影响的老字号重操旧业，但愿“金家馆”也能借机重新挂牌经营。倘能如此，真乃济南人一大幸事。

